

王
下
惟
此

增訂本
張五常著



五常文

三岸情懷
增訂本

作者 張五常

書法 張五常

篆刻 茅大容：五常弄翰、山一程水一程、

天若有情天亦老

總編輯 葉海旋

編輯 王陳月明

助理編輯 譚芷茵、沈楓琪

設計 趙綺媚

出版 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E-mail : arcadia@netvigator.com

印刷 利高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 一九八九年二月

增訂第一版 二〇〇三年五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ARCADIA PRESS 花千樹

增訂本

張五常著

新編

增訂本

張五常著



給 思遠、思琪

寫作本來是艱苦的事，但有你們在身旁談談天，說說笑，偶爾關心地來慰問一下，我就思如泉湧，揮灑自如，連文字也寫得溫暖起來了。

前言

《三岸情懷》是十四年前出版的書，收集了在《香港經濟日報》及其他刊物發表的隨筆文字，在香港發行了五、六版，在台灣也出版過，但停版起碼十年了。讀者早就要求再版，但我沒有存書，更沒有存稿。後來不知朋友從哪裡找到一本，過了幾年，我才提得起勁修改一下，補加一些後記。

原文的內容是沒有更改的——就是自己不滿意的也保留着。今天重讀這集子裡的文章，還覺滿意。

記着，讀者要注意發表時的日期。十多年來，中、港、台三岸都轉變得很快。我們生長在這快轉變的環境中，不覺得怎樣，但重讀十多年前寫下的文章，恍若隔世。今天的讀者可能不相信我在集子中所說的一些人與事，但當年的人與事確實如此。

張五常
二〇〇三年五月

原序

不久前在香港跟幾位年輕的女記者閒談，東拉西扯地談到鄧小平、趙紫陽等風雲人物，她們問我認為自己將來在歷史上的地位會怎樣？我毫不思索地回答說：「將來的歷史肯定不會有我的名字，但對歷史的影響我可能比大名鼎鼎的中國執政者多一點！」這把她們嚇了一跳！我於是解釋說，歷史事件是由執政者創造，但歷史卻是由我這類人寫出來的。將來寫中國歷史的學者，或多或少會參考一些我現在寫的文章。

是的，一個沒有意向改造社會、沒有使命感的人，在這個有意義的年代，在香港這樣「特殊」的地方，以學術文字作一點歷史的見證，替將來的史學家提供一點資料，是輕而易舉的事。這些文章所用的資料不必詳盡，但作者所表達的要明確，對事實的判斷要中肯，分析要客觀，而又要不畏權勢，真情實感地落筆。

當然，不管怎樣說，我們的記載或觀點是有錯漏的。這些錯漏，將來的學者會明白，會加以修正。但我們的思想與文字不可以忽左忽右，更不可以將事實歪曲。前後一貫、知錯認錯的文字有說服力，後來的人是不會置之度外的。

我對「統一大業、光宗耀祖」的言論一笑置之。我認為歐洲在歷史上能有驕人的

文化，是一個奇蹟（無論是音樂、繪畫、雕刻、建築、小說，與科學上的發明，中國都不及）。這要歸功於歐洲多國的互相競爭。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鼎足而三，沒有什麼值得反對。但北京的執政者要談統一，是他們的權利。究竟將來這「統一大業」會搞成怎樣，我沒有水晶球，但在中國大陸大事進行經濟改革的情況下，其所引起這三個地方的微妙轉變，卻是很有意味的事。

從經濟、文化或政治的角度看，大陸、香港及台灣都有很多不同之處。我曾經在美國生活了二十五年，算是三岸以外的中國人，回來香港看三岸比較典型的，其感受應該比較特別。人的自私本質不會變，但在不同制度的不同局限條件下，培養出來的品性頗有不同。從個人的口味來品評，三岸的中國人都有點難以描述的「奇怪」處，正如他們看我也應有同感。但與其將自己不喜愛的刻意批評，不如實話實說：我認為既然大家是好朋友，我就應該寫一些朋友之間要說的心中話。集子裡的文章在報章上發表時，這三岸讀者的反應，使我很感動。

《三岸情懷》所收的文章，除了兩三篇外，都不是長篇大論的經濟分析。在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捩點上，我曾因時因事寫過不少分析的文字，作點見證。可是，我覺得也應寫一些個人的價值觀，發一點牢騷，說一點喜愛，或者表達一下我對中國人的感受。這種文章不能向壞處想：自己討厭的人與事，下筆就難以輕鬆暢快了。而我也不

敢單向好的那方面看。自己認為應該批的就批，應該讚的就讚，或傷感，或喜悅，我都隨着意之所至下筆。但文章內沒有怨恨，更沒有惡意；既然是朋友，恨、惡的文字我是寫不出來的。

一些朋友問我，自己認為平生最成功的是什麼？這是個有趣的問題。我曾在很多方面下過功夫，大有不負此生之感，但自覺足以炫耀的「成功」，還是自己的兩個孩子。我對他們很少管教，即使他們在學校是哪一級我也不清楚。但畢竟他們是長大了，把我當朋友看待，有要事時找我商量，不同意的就據理力爭，閒時大家一起談談天，說說笑。雖然這些傾談的時間不多，但從他們的表達中，我知道他們求學的事我是不需要干預的。他們的童年是比我昔日快樂得多了。快樂而好奇，活潑而勤奮，知所適從，懂得先後，這些，我要教也教不出來。

我欣賞自己的孩子，也同樣欣賞大陸、香港及台灣的青年。香港的青年有幹勁，大陸的求知若渴，台灣的懂世事。從青年那方面看，三岸的情懷着實溫馨。我常在想，他們到了中年，會不會近墨者黑，變得言不由衷，阿諛奉承，市儈得怕人？我不能期望他們會有我屢遇明師的際遇，只希望他們的政府會為他們大開機會之門。不管怎樣說，他們這一代是比我們那一代棒得多了。

在中國經濟改革搞得如火如荼的時刻，一位我認識了二十多年的朋友——米爾頓・

佛利民——要到中國大陸和香港一行。其實不是他的學生，但因為曾經熟讀他的著作，聽過他的課，做過他的同事，跟他辯論過很多次，知道他為人的風度，我對他是衷心佩服的。我是個沒有偶像的人，但二十年來，我治學的態度是以佛利民為典範。當然我知道他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吸引我的還是他那種思想奔放，言行一致的氣節。自史密斯以後，二百多年來，沒有一個維護私人利益與自由的學者，比佛利民更具廣泛的吸引力。他要到中國大陸去，我是不能僅僅作一個為之打氣的旁觀者。我親自陪他暢遊大陸，到北京走走，在興奮與疲勞的交替中，我得到的是另一種情懷。佛氏之行，我寫了好幾篇有感而發的文章，其中三篇被收在這本書內。

書內關於台灣的那部分，是因為蔣經國逝世的引發而寫起來的。我與蔣氏僅有一面之緣，知之甚淺。然而，蔣氏之死使我感慨良多，不能自己地作一點表達。這悼文被世界各地轉載了起碼七、八次，獲得讀者這樣的共鳴，是我意想不到的。其後台灣所發生的火雞事件、股票風波，以及對大陸經濟交流的問題，我也躬逢其「會」地加以評論。這些文章在台灣報章刊出時，搞得滿台風雨，也是我意想不到的。

我不認為我是一個譁眾取寵，或是一個「語不驚人誓不休」的作者。但文章要有內容，要有趣味，要可讀——這些是老生常談了——而為人師表，總希望自己的文章能使讀者增加一點知識。至於為什麼這樣的文章會引起「波動」，我就不容易知道了。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今天「三岸」的敏感發展中，一個從「第四岸」回來的中國人的情懷，比較特別，讀者會覺得是過癮一點吧？

而我自己為了過過癮，就破例地寫書評、影評、攝影評，也老實不客氣地談論文章之道。「癮」是過了：一些朋友認為我「撈過界」，連影評也不下筆，但影評也被台灣及美國轉載，他們就無話可說了。其實，我那篇《末代皇帝》的影評不是影評，而是藉「影」來評中國的不幸。至於評簡慶福的攝影及林行止的書，我倒認為自己是大有資格的。

令我遺憾的是，關於香港的那幾篇文章，我下筆時心境難平，寫來就不大輕鬆了。今天的香港與昔日的不同。曾幾何時——是一九八四年吧——我發表了《向港英致敬》，得到讀者的廣泛支持。要是我今天還這樣說，他們會怎樣想呢？

張五常 一九八九年二月一日 於香港

目錄

56	48	37	23	17	7	5	三、佛利民
				一、孩子的話	原序	前言	佛利民現象
				給女兒上的一課			米爾頓·佛利民
				擦鞋何罪？（附後記）			背影
29			23		77	63	四、台灣有感
				大陸青年命途多舛（附後記）			天之驕子，死也逢時
							一雞死，一雞鳴
				二、論文章			不妨先搞兩岸大循環（附後記）
				可讀的文章是怎樣寫的			郭婉容沒有錯
				再談稿費（附後記）			台灣股市的有形之手
				翻譯與解放			

五、望長城內外

掛羊頭、賣狗肉的中國文化傳統

斯言快哉！

又是一個里程碑

六、轉變中的香港

可怕的資本主義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附後記）

聯繫匯率的困擾（附後記）

捨四取三的謬誤（附後記）

七、評論與閒話

199 評《末代皇帝》

190 170 164 149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附後記）

聯繫匯率的困擾（附後記）

捨四取三的謬誤（附後記）

221 215 210 205

簡慶福的攝影（附後記）

歷史是怎樣寫成的

從經濟學角度看香港的學術

閒話龍苑